

冲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作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夫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大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困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

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為不必皆壽類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為命乎故直而推之豈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鳥之黑如鶴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成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為無為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

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嚮卷僥倖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夫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

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本則短褐食則糲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本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

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放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偽佛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藿有稻粱之味

其蓬室若廣厦之蔭棄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察久矣一言而能審易恒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與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

仁可天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交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无知作亂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菅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辭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

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能用也實無善交實无能用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脅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為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

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敵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亦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為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為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言國疆其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遂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為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

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為非人之所能為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為非特桓公管鮑為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為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非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  
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  
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於君若  
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  
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隲朋可其為  
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  
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  
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  
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有不見也勿已則隲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  
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隲朋也不得不厚厚  
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罔問之謂也下不叛者  
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  
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教為心也以德分  
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

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  
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  
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  
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  
道足以容之爾隲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  
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替不替不能成功  
蓋為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齋  
褊急而其詩則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  
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  
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  
鮑隲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  
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疆  
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作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 江通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  
作竹刑鄰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  
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鄰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  
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鄰國用  
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  
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  
產御析之能殊不知國自有不得不不用不  
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繆紫  
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  
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顯殺鄧  
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  
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  
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  
之同異哉